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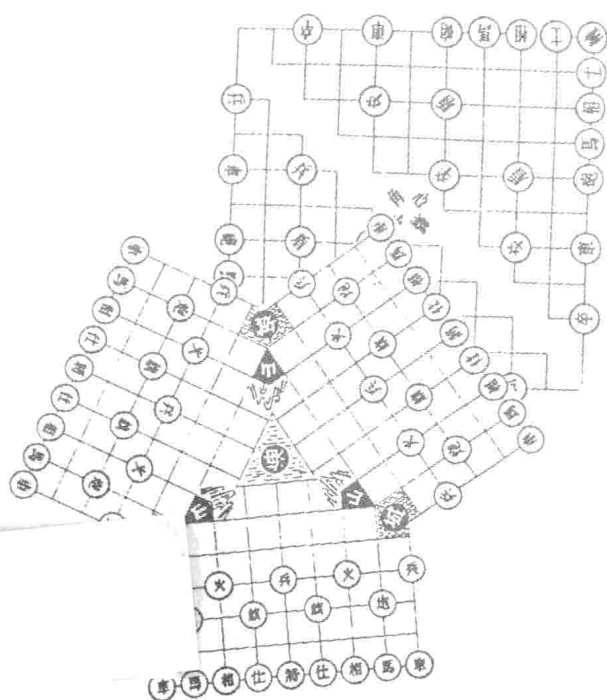
中國掌故叢書 57

中國 弈林 故事

楊清江／著

中國弈林故事

中國掌故叢書 57



楊清江／著



有著作權・侵害必究

定價 140 元

中國掌故叢書 57

中國弈林故事

作者／楊清江

發行人／楊炳南

責任編輯／吳淑君、張慧茵

出版者／漢欣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100** 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 80 號 2 樓之 3
(和平西路・牯嶺街口・金鼎鴻福大廈)

電話／(02) 367-1122 (代表號)

傳真／(02) 367-7667

郵撥帳號／0583759-9 漢欣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營業時間／早上 8:30 至下午 5:00 (星期六下午暨國定假日休息)

登記號／局版台業字第 2855 號

印刷所／松霖彩色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頁數／272 頁 (70 磅)

初版一刷／中華民國 83 年 8 月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ISBN 957-686-117-9

編輯絮語（代序）

吳洪激

編完楊清江先生的這本《中國弈林故事》書稿，捲卷凝思，深感中國文化之浩泛，弈林故事之神奇，令人耳目一新，嘆為觀止。

象棋和圍棋，是中華民族文化藝術寶庫的璀璨明珠，在古之「琴、棋、書、畫」中位列第二。溯其源，先秦史書的《世本·作篇》中就有「堯造圍棋」的記載；象棋，據說是舜發明的，他以棋教其弟象，因名象棋。

下象棋、圍棋，是一種啓迪心智、陶冶德性的高雅娛樂，它既寓有競存進退之理、陰陽消長之機，又含有經國用兵之道、生死存亡之義。包羅萬象，奧妙無窮，千變萬化，趣味雋永。故一枰在手，常令人廢寢忘食，樂不知疲。正如此，千百年來，中國弈林不知湧現了多少棋王、棋將、棋僧、棋道、棋俠、棋童等非凡的棋壇人物，流傳著許多美麗而又

動人的棋藝故事。

作者楊清江先生長期從事中國民間文學的搜集和整理，藝海擷珠，寫成了這本獨具特色的《中國弈林故事》。作品不僅刻劃了一批落拓不羈、蔑視權貴的弈林高手，而且塑造了從帝王到平民等衆多弈林人物的不同形象，展示了各個歷史時代的社會人情風貌，既古老又新穎，是過去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它填補了中國民間文學書林的一個空白。作為故事，它可供閱讀欣賞；作為棋藝，它可供探索研究。相信一定會膾炙人口，受到讀者——特別是弈林朋友的喜愛。

略述數語，權爲代序。

公元一九九四年記於初春雨後

《目錄》——中國弈林故事

I 目 錄

唐太宗藝驚虬髯客	蕭御史棋詐蘭亭序		1
楊貴妃誤寵康國獼	李隆基淚縊羞花女		13
唐明皇圍棋拔真才	宋太宗雨中戲國手		24
葉法善蘆灘除魚怪	王積薪蜀道逢奇女		32
養毛驢棋霸留笑柄	鎮神頭待詔壯國威		40
仙翁迷棋趙顏求壽	閻君懲痴棋鬼忘死		56
波斯王一諾闖大禍	趙匡胤三局賣華山		66
王荊公代作梅花詩	朱洪武喜贈勝棋樓		76
深山奇遇樵夫爛柯	淝水交兵棋手用智		86
襄陽王挾技訪高手	打柴漢月夜遇棋仙		96

關雲長托夢修武廟	呂洞賓技窮求仙姑	108
土地爺拜師送美酒	小青龍救難扒黃河	117
巧治難產名醫摔棋	情繫仙凡虎將刮骨	129
女棋童巧畫雙飛燕	小道人喜結並蒂蓮	144
弈賭知府乾隆仿古	藝靡六朝諸皇嗜棋	160
打漁漢誤守野雞崗	金枝女錯戀薄情郎	169
強盜拜師棋痴蒙難	囚犯拆局道台贈金	184
王知府弈遊爛柯山	趙觀音攻擂端州城	199
誤醉酒小書僮遇害	遭戲弄江牛兒賣身	214
馬海採藥山中遇奇	牧童用智殿上逞威	230
靈官廟中李遲驚夢	太康衙內知縣運籌	242
陳州府趙觀音出醜	太昊陵江牛兒擒惡	253

唐太宗藝驚虬髯客 蕭御史棋詐蘭亭序

唐太宗李世民是個有名的開明皇帝。他治國安邦，兢兢業業，從諫如流，愛惜人才，文臣武將，竭力盡心，致使天下太平，黎民百姓一度安居樂業，歷史上稱爲「貞觀之治」。可十分有趣的是，他和父親李淵取得天下的第一步，還是在圍棋盤上走出來的。

李淵當時留守太原，平時和他下圍棋的朋友，一個是晉陽宮副監裴寂，一個是晉陽令劉文靜。尤其是裴寂，不僅棋下得好，而且很有學問，李淵十分敬重，凡事都聽他的主意。

李世民和劉文靜的交情則更加深厚，兩人除了下棋外，幾乎無話不談。劉文靜見他年少有爲、談吐不凡、志向高遠，就向裴寂說：「此人前途不可限量，的確是個治世的奇才啊。」但裴寂卻有自己的看法，認爲李世民不過是一個年輕氣盛的宦門公子而已。

李世民早就看到隋煬帝氣數已盡，如日薄西山，沒有幾天陽壽了，想勸父親乘機起兵，奪取天下。但父親只聽得進裴寂的話，這就逼著他在裴寂身上打主意了。他想了又想，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在棋盤上找機會。於是，他從私房錢裡拿出幾萬兩來，作為賭注，讓劉文靜牽線搭橋，專門找裴寂比賽，又一次一次地有意輸給他。比賽結束後，再由劉文靜作東，大擺宴席，陪著裴寂吃飯喝酒、談天說地、縱橫古今。兩人的交往慢慢多了，裴寂親眼看到李世民的仗義豪爽、見識過人，不得不從心眼裡佩服。李世民見時機成熟，就把自己的打算和盤托出，裴寂滿口答應。兩人一塊去找李淵，勸他起兵反隋，李淵禁不住左右夾攻，終於下了決心，對李世民說：「今天我把身家性命交給你。」

此時，又有一位草莽英雄，名叫李靖，也在暗暗準備舉旗造反。傳說李靖家境十分清貧，連住所都沒有，只得寄人籬下。有一次，李靖去拜訪隋相楊素，楊素府中一執紅拂女妓，美麗多情、武藝超群，是個女中豪傑。她見李靖處境雖然貧寒，卻有救民於水火的雄心壯志，頓生愛慕之心，自願與他結為連理，生死與共。在一天深夜，紅拂女收拾了一些金銀細軟，和李靖悄悄私奔了。一天黃昏時分，他們來到一家旅店投宿，李靖吃過晚飯，正在門口小溪裡洗腳，忽然發現身邊不遠處坐著一位大漢。正目不轉睛地向他上下打量。那大漢相貌生得十分古怪，尤其那兩腮上一寸多長的黃鬍子，叫人一看就覺得他不是個尋

常之輩。李靖只恐他是大戶人家花錢僱來的綠林好漢，是專門跟蹤而來追殺他的，就連忙穿上鞋子，站起身來，準備喊上紅拂一塊離開，那大漢卻微微一笑，伸手從腰間皮囊裡取出一個血肉模糊的人頭，放在石板上，一片一片切著吃了起來，那神情十分悠閒。李靖大吃一驚，不由自主地上前詢問。那大漢說他叫虬髯客，吃的是仇人的頭顱。兩人就這樣搭上了話，越說越投機，大有相見恨晚之意。當天夜裡，虬髯客向李靖說：「現在天下大亂，群雄奮起，你我都有舉旗造反的大志。但聽說還有一個人，才能遠在我們之上，我明天帶你去訪一訪他，如何？」李靖答應了。

第二天，兩人來到晉陽，逕奔劉文靜府上。劉文靜正和一位道人下棋，一見兩位不速之客相貌不俗、器宇軒昂，連忙起身讓坐。李靖說明來意，藉口虬髯客十分仰慕李世民的棋藝，很想和他較量較量，請劉文靜代為引見。劉文靜連連答應，當即派人騎上快馬，帶上他的親筆書信，去請李世民過府，然後向二人拱了拱手，重新坐下來，和道人繼續廝殺。不多時，只聽階下腳步聲響，帘兒一掀，走進一位翩翩少年，但見他神清氣朗、光采照人、面目清秀、舉止大方，無絲毫俗態。一雙眼睛，灼灼逼人，恰似海外之星。不等介紹，虬髯客便知是李世民到來。劉文靜忙請二人相向而坐，吩咐上等香茶伺候。虬髯客也不謙讓，抓起棋子，在四角星位上「叭叭叭叭」連擺四子，然後高聲吟道：「老虬四子佔

四方！」李世民不慌不忙，拈起一顆棋子，向棋盤正中「天元」上輕輕一打，不動聲色地說：「小生一著定乾坤！」虬髯客大驚失色，欠身而起，淒然一笑，道：「罷，罷，在下自愧不如，望君好自爲之。」而後轉過身來，緊緊握著李靖的手，十分鄭重地說：「此人臨亂不驚，應付裕如，胸中韜略無窮，將來必能取得天下。你應該好好輔佐他，愚兄從此拜別，泛舟東海。四十五年後再見吧。」說罷，向衆人拱了拱手，出門而去。四十五年後，李靖雖然沒有和他再見面，但終於聽到了他的消息，但這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李世民登基以後，天下大治，很受老百姓的擁護，但「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他到底還是辦了一件不太光彩的事，給後人留下了話柄。

這事得從王羲之說起。

王羲之是東晉的大書法家，祖居琅邪臨沂，出身豪門，年輕時以袒腹東床，聞名於世。後來官拜右軍將軍，人稱「王右軍」。辭官以後，定居會稽山陰（即今浙江紹興），終日以詩酒爲友、琴棋作伴，和謝安、顧愷之、王坦之等社會名流交誼甚厚。他的書法，博

採衆長，推陳出新，使漢魏以來質樸的書風爲之一變。字勢雄健，龍飛鳳舞，墨采飄逸，時人競相效法，頓使洛陽紙貴。他在世的時候，寫的很多字被刻在石碑上，得以流傳下來。如《樂毅論》、《十七帖》、《蘭亭序》等，都成了中國書法藝術寶庫中的瑰寶。可是他的真跡，由於年代久遠、戰禍頻繁，卻越來越少，竟成萬金難買的稀世奇珍了。

王羲之的家庭既爲書法世家，他的成就和影響又那麼大，後輩子孫自然對他就更加崇敬，特別是對他的遺墨的愛護，簡直比自己的生命還要珍貴。《蘭亭序》的真跡，作爲王家的傳家之寶，就這樣一代一代地被珍藏下來，一直傳到他第七代孫智永手裡。智永和他的先祖一樣，無意官場生涯，和哥哥孝賓一道，到浙東永欣寺出家當了和尚，取了個法號叫智永禪師。永欣寺後院有間閣樓，十分幽靜，智永每天就躲在這裡，照著王羲之的筆跡，反覆臨摹練習，用壞的筆，隨手扔在旁邊的大竹簍裡。這個大竹簍，如果裝糧食，可盛四百斤有餘，智永就這樣鏗而不捨，沒黑沒明的練了三十年，毛筆整整裝滿五個竹簍，臨下《千字文》八百餘本，浙東諸寺各贈一本收藏。至今古都西安的碑林中，還有他寫的《千字文》石刻碑帖。

智永清心寡欲，近百歲無疾而終。因他一生沒有結婚，臨終時，就把徒弟辯才叫到身邊，取出祖輩珍藏的王羲之《蘭亭序》真跡，再三囑咐辯才要「妥爲保存，萬萬不能散

失」。

辯才多才多藝，琴棋書畫，無所不精，尤其是書法，盡得師父的真傳，幾乎可以逼真亂本。智永去世以後，他遵照師父的遺囑，在禪房的屋樑上，暗暗鑿了一個孔穴，把《蘭亭序》妥妥貼貼放在裡邊。每隔幾天，還要悄悄爬上去看看，一怕蟲咬，二怕受潮，愛護的程度，超過師父在世的時候。

此時正值唐朝貞觀年間。太宗皇帝風流儒雅，每天處理完朝中大事以後，總要抽空下兩盤棋、練幾筆書法。他特別喜歡王羲之的字，右軍殘存於民間的真跡，盡管像鳳毛麟角一般稀少，他也要千方百計，不惜重金，多方搜求。即是一紙一扇，也不輕易放過。唯獨那本《蘭亭序》，久久沒有消息。

太宗豈肯善罷甘休？他決意追本溯源、順藤摸瓜，沿著王羲之的子子孫孫這條線認真追尋一番。追來追去，最後終於追到了浙東永欣寺。他從智永禪師生前的朋友嘴裡，得知這本《蘭亭序》數年以前還露過面兒。估計智永絕不會把珍藏數代的先祖遺墨葬進墓穴、毀於地下。而最可靠的傳人，就只有這位辯才和尚了。

可李世民畢竟是李世民，聽到這個消息，雖然高興得差點兒跳起來，但怎樣把那《蘭亭序》弄進宮來，的確讓他大傷腦筋。考慮再三，還是不顯山不露水地先送點禮去，來個

投石問路，探探虛實再說。

辯才也不是傻瓜。他見當今皇上委派官員帶著金銀珠寶千里迢迢、風塵僕僕來到這座普普通通的寺院給他送禮，不由打了個寒顫，料定是來者不善。眼珠子一轉，「撲通」跪倒，不等官員開口，便來個先發制人：「小寺年久失修，致使香火蕭條、佛祖嗔怒。感謝皇上聖明，賜銀資助。貧僧絕不辜負聖上隆恩，一定重修廟宇，再造金身！」說罷，又叩了幾個響頭，連喊幾聲「萬歲萬萬歲！」弄得那官員一時轉不過口來，只得吃個啞巴虧，隨風轉舵，然後撥馬而回。

辯才何以這樣聰明，竟能未卜先知？這就是下棋人的長處。凡事總要瞻前顧後、三思而行，謹防一著不慎，落得滿盤皆輸。唐太宗愛好書法，到處搜求名人真跡的消息，雖不是家喻戶曉，但在愛好書法的文人雅士之間，卻時有傳聞。何況辯才暗藏稀世墨寶，敢不處處小心？所以那官員尚未開口，就被他巧妙地兜了個圈子，打發回去了。

李世民碰了個不軟不硬的橡皮釘子，方知辯才不好對付。但他不急也不惱，反而有些興奮。這也是下棋人的長處。一個好的棋手，總希望對方技藝超群，不同一般。這樣，廝殺起來才有意思，取得勝利也就更加可貴。所以，聽了那官員的回報之後，他只是輕輕一笑，點了點頭，然後派人二次捧著聖旨，去把辯才請進京來。

辯才不敢不去了。當他到達長安城那天下午，太宗還特別派了十多位文職大臣在十里長亭守候迎接，前呼後擁送進驛館，當晚又大擺素宴爲他接風洗塵。

宴會以後，太宗來了個單刀直入，向他詢問《蘭亭序》的事。辯才倒爽快，當場承認是他收藏的。不過，回絕的也很爽快。他這樣說：「這是先師的傳家之寶，貧僧代爲珍藏。今天我如果妄自做主獻於萬歲，九泉之下，貧僧有何面目再見先師呢？」太宗一看話不投機，忙又改口說：「是否可暫借孤王一用，日後原物奉還？」辯才搖了搖頭說：「恕貧僧無禮，此事斷然不可。宮中人多事雜，若有閃失，貧僧悔之不及。」太宗笑了笑說：「若有閃失，即萬金難買，孤王還是賠得起的。」辯才說：「雖非萬金難買之物，但在一個草民看來，畢竟是先師所留，當如萬歲珍愛御印一般，豈能輕借他人？」李世民聽到這裡，只好尷尬地一笑，讓他回房休息去了。

後來的幾天，李世民絕口不提《蘭亭序》的事，只讓人陪著他玩了玩西岳華山，拜了幾處古寺寶刹，就把他送回了永欣寺。辯才經過這兩次折騰，心裡越想越不是滋味兒，越想越覺得窩火，所以到家以後，再也無心佛事，不是睡大覺、喝濃茶，就是到山下集鎮上，找幾個老棋友殺上幾局解悶兒。

這天下午，辯才正在一間常去的茶館裡獨自細品，外邊臨街的樹下，幾位棋友和一個

從不相識的外鄉人也正殺得熱鬧。這人紋風不動，力敵衆將，一招一式，不同凡響。不大一會兒，可把這群棋迷殺得個落花流水，敗下陣來。衆人眼看不是敵手，只好向裡間搬兵求將。辯才端起茶盅，走出門外。只見這人五十上下年紀，中等身材、青衣小帽、兩撇八字鬚，滿臉斯文相。辯才將手一拱，說聲：「請教！」便撩開直綴，端端正正坐在對面石墩之上。兩人不再搭話，擺上座子，白先黑後，交起手來。辯才多日沒有碰上敵手，今日一見來人著著不俗，不由精神百倍，使出渾身解數，四路出擊，到處點火；那人毫無懼色，寸土不讓，路路必爭，有時突出奇兵，直插敵後，迫使辯才回師固防。棋盤上犬牙交錯，險象環生，風雲迭起，煞是好看。圍觀者大飽眼福，連連喝采。這盤棋一直下到日落時分，雙方才化干戈爲玉帛，握手言和。辯才意猶未盡，即請來人到寺中用膳下榻。那人謙讓了一番，便隨著辯才走出鎮子，踏上了山路。

晚上，辯才吩咐擺上暖酒一壺、小菜四碟、香茶兩杯，兩人邊吃邊談，十分投機。那人自稱家住洛陽，世代經商爲業。這次遠來江浙，一來是想採辦些山貨土產，二來順便瀏覽一下湖光山色，也好結識幾位外鄉棋友，不意竟和禪師相遇，也算是三生有幸了……

就這樣，外鄉客人在永欣寺裡住了下來。他和辯才每天除了切磋棋藝之外，就天南地北地大擺龍門陣，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從古往今來的興敗盛衰，到詩詞歌賦的品評批

注，以及漁樵耕讀、三教九流，無話不說。兩人幾乎形影不離，後來乾脆以兄弟相稱了。

十餘天後的一個晚上，兩人又以青燈作伴，品茶閑話，不知怎麼，從花卉丹青扯到了翰墨書法。一提到書法，很自然地又談到前朝的王羲之、王獻之父子。客人對二王佩服得五體投地，並說這次南來還專門隨身帶了幾副「二王雜帖」，以便隨時觀賞。說著，他走回臥室，取出幾本書帖，放在辯才面前。辯才翻了一下，隨手合上，說道：「書帖倒是不假，可惜不是二王力作，愚弟倒有一幅右軍真跡，那才稱得上是稀世之寶哩！」客人忙問：「什麼帖本？」辯才答道：「《蘭亭序》。」客人反而哈哈大笑起來：「右軍下世，距今已近三百年矣！幾經離亂，像這樣珍貴的書帖怎麼還能保存下來？此事不可輕信。」辯才急了，立即爭辯說：「先師正是王羲之第七代世孫！此帖由王家世代相傳，先師臨終之時親手交付於我，還囑咐要妥為收藏，豈會有假？」客人搖了搖頭：「耳聽為虛。」辯才站了起來，說道：「我現在就讓你過目一觀，方知言之不謬！」接著，他把椅子放到書案上面，然後爬上屋樑，打開那暗穴的蓋子，取出一個黃布包裹，跳下書案，端端正正捧在客人面前。

客人解開布包，翻開書帖一看，頓時吃了一驚：果然是「龍跳天門，虎卧鳳闕」！右軍墨寶，名不虛傳，不由暗暗歡喜。但他仍然裝出一副不屑一顧的樣子，把書帖推給了辯